

三傳
新註



三傳辨疑卷第十二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此說近是
而辭亦有未備者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氏曰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左氏見公子遂以公族上卿之尊而逆女故有尊君命之論而不知遂之弑逆而復喪要也

可謂多聞而無識者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氏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啖氏曰不稱

以尊平蓋左氏不知有一事再見卒名之義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

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

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

姑之辭也夫小君也小君既與公一體不敢貶公而

人為輕捨其重而貶其輕豈理也哉且既以有姑而稱

婦姜矣而又以不稱氏豈不贅哉穀梁曰其不言氏喪未事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

之辭也遂之繫由上致之也李氏曰二傳以姜之去氏

凡婦如姜者不曰氏夫人不言遂不稱婦則必以氏配

之今婦如言姜加氏則繁矣亦猶文姜成風以謚稱則

不以氏稱也雖以姜氏者蓋史辭文質之殊耳愚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

辛奔齊李氏曰左氏言討不用命杜氏以十二年河曲

之戰言之且國之賞罰寧八年而後行邪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

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赦君放之

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
 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
 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啖氏曰公羊意謂三年待放
 之義此乃三諫不從以禮而
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不見事跡故云爾劉氏曰
 公羊曰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非也大夫待放者
 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寬其死投之於遠者也若
 放驩堯於崇山之類也無去是云爾豈非正乎
 穀梁曰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皐也胥甲父之有皐
 不稱晉國則何從知為某國大夫乎原穀梁意蓋以不
 書人云爾然則不書人者皆可以無皐言乎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外取邑豈
 有不書之
 理

穀梁曰內不言取內豈有不言取者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
 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
 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
 遂侵宋葉氏曰案文十七年春經書晉人衛人陳人鄭
 人伐宋不言盟安得為宋及晉平文公受盟于

晉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傳曰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則安得為魯討齊二說皆自相侵伐據十五年晉侯會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此在齊人侵我西鄙之後為魯討齊當是此盟而傳誤以為此會其記事顛錯類如此

穀梁曰遂繼事也 此字訓近之但已前見不得取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楚始侵陳陳告于晉故晉救宋也故經但書救陳而傳以為救陳宋妄也

穀梁曰善救陳也 穀梁但知救陳之為善而不知大夫專兵之為惡宜其得一而失二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蕪林伐鄭

左氏曰會于蕪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

晉解揚晉人乃還楚如救鄭也書之見夷狄之拒

援也且經不書晉楚文兵又不書晉敗績而傳遽云囚

晉無揚彼人無疑不可得也

公孫臯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

夫之辭也 趙盾曰素春秋會大夫者非一公羊何於此

逃不在沒趙盾之名然後見君不會大夫之義也上言

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蕪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

何則著其美也劉氏曰即大趙盾名之是已無為沒其也今晉侯不行趙盾專國曷為大之和葉氏曰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多代鄭傳以為地而後伐疑辭也

非其疑也固已失矣此亦以禁林地而後伐為疑辭何

反為著其美哉且君不會大夫傳例與左氏公羊同今

諸侯皆會趙盾偃然當君之任也禁林亦以見會而後

伐也二事正同而一以為禁林亦以見會而後

辭亦莫適為正矣陳岳氏曰趙盾大夫至眾荀曰言師

以大趙盾之事則春秋書趙盾帥師宋師曹師豈可

謂稱師為大其眾歟蓋上言趙盾帥師下言會晉師事既

不誤則趙盾之師可知也苟復言趙盾則文重複矣故

曰會晉師耳三家俱失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公羊曰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

子也國也公羊既誤為柳故妄說也惡謂

略後世如周之實以後世孰知其故哉春秋豈為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

為政應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北林之役詳見前晉侯

案楚侵宋在秋晉至冬始伐

鄭是時楚兵已去可謂救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
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歐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
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
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非羊斟之
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
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
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

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眩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使駿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
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

我寡趙氏曰左氏之言皆近誣也非解經之義

穀梁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
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趙氏曰軍敗身獲而穀梁云不病非也但緣師敗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無煩曲說

秦師伐晉

左氏曰遂圍焦經不書圍焦傳未可信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曰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平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案趙盾救焦當書也而左氏以爲趙盾楚鬬椒救鄭當書也而經亦不書經傳不同信經捨傳可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左氏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趙氏曰董狐謂

逸未遠而君被弑反不討賊狀法同謀耳非謂越竟即無辜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妄附會爲此言誣何甚然則董狐令人殺趙盾與下趙盾無辜乎故當辨情狀之抑正不令論趙盾與下趙盾無辜乎故當辨情狀重也趙盾不討賊不爲君弑則自然臯在盾下二者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使爲無辜之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理若曰盾不討賊有辜弑之心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稱春秋就令舊史如是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其義又教以越竟逃惡乎可知其纒傳矣劉氏曰使府遂去晉國雖未越竟不能討賊非其責也今盾還爲大夫雖以越竟尚不能討賊此則臯矣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乎此非仲尼之言也葉氏曰爲大夫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殺君人之大惡也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西海之外無不述則安取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能責之木訥趙氏曰弑君者穿之手盾之耳裴度當國蘇佐明弑欽宗度亦不討賊誰以臯度地

吾全三

三傳新義卷十二

六

盾弑君之事既白學者胡為任傳以賊為賢邪

穀梁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臯盾也其以
臯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
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
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臯孰為盾而忍
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
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
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胡氏曰三傳皆為趙盾不
弑今經書盾弑與經相違

凡經書若襄七年鄭伯瑗頹如會未見諸侯而卒卒
鄭哀十年齊侯陽生卒經言卒三傳皆言弑此趙盾與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經皆言弑三傳不言弑
此若言作趙盾弑則是憑傳也憑傳則是歸生亦不當
言弑矣鄭伯瑗頹亦不當言卒矣秦經在傳豈春秋之
學乎辨又見左氏及許世子弑君傳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

此猶三望之一義也已見僖三十一年矣然僖天子
之禮與天不享非類之義皆不及也

公羊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
不吉則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
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

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上

趙氏曰之語助之辭耳葉氏曰先王養獸之官曰充人其祀上帝享先王之牲繫於牢芻之必三月初未育也而公羊乃以為帝牲在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記禮者因之遂以事天神人鬼之別夫天地宗廟先王以類求之者其文或有異至於齊明之誠豈有二哉

穀梁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

案公羊以之為緩辭則既不解文義而趙氏助語之云是以貶其愚矣今穀梁又以乃為亡乎人之辭又不解文義之尤者也夫牛傷牛死乃不郊豈不平易而簡明世之稍通文義者皆能曉之穀梁獨以乃為義豈不贅哉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

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無

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討暴虐鼎遷于周德之

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案經但言成陸渾之戎夫

見觀兵問鼎等事固已可疑又非本義不錄

夏楚人侵鄭

左氏曰春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

侵鄭鄭即晉故也案經無此事未可據也

宋師圍曹

左氏曰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

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

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以報武氏之

亂也宋曹果伐宋而宋圍曹經當並書曹宋之事宋雖不免猶以曹為首惡而宋報之宋當從末或不然

經獨舉宋也今經不書曹伐宋事則傳未可據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

公伐莒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劉氏曰非也聖人作經曰

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位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

非也乘義而為利也趙氏曰此非王命也又非伯主與兵安得稱義又稱可平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

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

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

子公而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

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

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

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

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孽也木訥趙氏曰金

豈有一饌之隙而弑君哉凡弑君稱君無道也君雖

君臣不可以不臣祭何君無道而臣得弑之傷致害

之見者也愚謂食鼈之事固未可信反譖子家之言尤

不近人情蓋靈公方欲殺子公不知子公譖之誰乎靈公其

罪也子公之譖于丘子公一聞公怒而遽與子家謀先

北平日同謀故發言乎且子家為正卿久握兵權未必

即懼而從之也徐元或則

五年春公如齊左氏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案此事案

夏公至自齊左氏曰書過也即上文之意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即上文之意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

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劉氏曰非也吾於莒慶既言之矣

俞李氏曰大上娶女則稱逆王后桓八年書祭公來逆王后于紀是也外婢為君來逆則曰逆女隱二年紀製

編來逆女是也其卿自為逆尚女彌字以別之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此紀與莒慶同不應謂之逆

女明矣穀梁以為不正其接內而不與夫婦之稱非也愚謂來者來逆叔姬耳何必生義乎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來反馬也何氏曰禮無反馬之法

公羊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

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謂其變變而俱至皆與

曰非也時以高固之來故并書以譏之爾無他義也

穀梁曰及者反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

也穀梁曰叔姬非禮為人臣者無外交高固於秋越境逆

事也左氏曰非禮為人臣者無外交高固於秋越境逆

禮之甚過謂叔姬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陳及鄭平晉皆討鄭伐陳

伐鄭明年晉當方侵陳恐非為叔鄭也况經言侵而傳言伐當以經為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犇趙盾曰天平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柰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何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能蹠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徃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户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

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以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
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
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
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
盾起將進劔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
劔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藜呼
藜而屬之藜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踰之絕其領
趙盾顧曰君之藜不若臣之藜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

有趙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
于子曰子其時所食活我于暴暴下者也趙盾曰子名
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
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
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劉氏曰趙盾弑君何以
復見此問之迂者其意
欲發盾非弑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弑君復見者寧
正盛乎以謂盾復見則非弑君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
說者乃巧辭蔽之如此誰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朴鄉
呂氏曰公羊蓋謂弑君之賊不能復見于經其德見于經
者以明趙盾之非弑也然乎曰此說誤矣案春秋弑君
之賊不復見者惟宋督鄭歸生旅崔杼陳乞四子爾其
他如商人世子般宋萬晉里克衛甯喜皆再見于經又
有以討賊而見于經者州吁無知是也他國之臣唯

命來魯及預會盟侵伐則書無事則不書楚者所以書者以帥師侵陳也若其事當書豈以弑君之賊而不知書若其事不當書豈以其非弑君而強書之邪况其身為弑君之賊而預國事再見于經滴足以見其國之無巨子爾豈謂其非弑君而乃再見之哉愚謂凡弑君之賊其後列有非禮非義之事則復見無非禮非義之事則不復見公羊乃謂復見則不為弑君豈不繆哉其所叙事多不近人情不嚴辨也

穀梁曰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

不與帥師也范氏曰前年而令更侵之劉氏曰非也將尊師少稱將此通例也為穀梁者皆用之

何忽昏妄乎即以命之將舉當言帥師者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不言帥師以何事與之哉愚謂不言帥師者魯史無此二字孔子不待而加也使其帥師正當書之以懲專兵惡有則前事而反不書其帥師哉如穀梁言則春秋凡書帥師者皆與之乎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曰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案此盟在春而會晉在冬

凡諸侯會大國必大國有命然後會之衛豈預隔三時謀會晉晉亦預隔三時告命諸侯為會哉此皆左氏見其冬有會而附會之者也

穀梁曰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

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孫良來魯求盟故不言及與公盟故不言

其人以國與之義安在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氏曰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

不與謀曰會

劉氏曰非也古者行師初無奇術秘策

謀矣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我且此

左氏考之凡先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明

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

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

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啖氏曰經但言會傳作盟不與經合又說

公見止亦近誣故皆不取葉氏曰諸侯盟而王臣臨之

晉多矣未有不書柯陵雞澤是也唯葵丘之盟宰周公

不與則復出諸侯盟于葵丘此會王叔桓公果在焉何

以不書乎既已無據矣所謂晉侯止而公不與盟故不

書者尤非是誠或有之者亦當如平丘書公不與盟何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公命也

劉氏曰非也遂受命而行辭疾而返此春秋之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公

左氏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此論得之

公羊曰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
 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辜於
 子則無年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于舞也籥者何
 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籥者廢其無聲者存
 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
 何通可以已也陳岳氏曰二傳謂不稱公殺子惡而貶則殺之後凡書於經即貶之何以猶連稱公子下復稱字以卒何貶之有愚謂公羊謂於文則無辜猶可言也其曰於子則無年不可言也子赤雖無年宣公之年獨不可貶乎此蓋不知前見之義而穿鑿耳其曰萬舞為干舞亦非也萬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

穀梁曰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
 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
 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太夫
 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
 之享賓也以其為之變譏之也劉氏曰其曰仲何也疏即春秋欲書之何不書遂卒乎且春秋欲疏弒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為哉愚謂公羊於季子來歸則曰其稱季子何賢也穀梁亦曰其曰稱季子貴之公羊於季友卒則又曰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亦曰稱公弟叔仲賢也夫季友以字稱公穀皆以為貶且疏之何忽自反其說遂亦以字稱公穀皆以為貶且疏之何忽自反其說

晉師白狄伐秦

疏

左氏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此非本義又

日而蘇之理故不取

楚人滅舒蓼

左氏曰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經書楚人而傳謂楚子與盟吳

越事俱未詳信否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氏曰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第雨不克葬禮也禮

卜葬先遠日備不懷也雨不克葬而得禮則為常事而春秋不書矣惟其非禮也故書

秋書之未左氏豈知春秋之所由作乎餘見或問

公羊曰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

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案而者語助之辭乃之為言始也

日吳而始克葬耳皆文法當然公羊不明大義而於語助生義徒見其惑人而已頃熊辨見本義

穀梁曰而緩辭也是乎日之辭也而字豈有足乎日之意經言日中克葬則

意不足言日中而克葬則文意兩盡何必以而為義哉

城平陽

左氏曰書時也若但得時則為常事不書惟其雖得時而喪葬之餘重勞民力故書之也然以

冬十月為得時則左氏亦以夏正言是亦用夏正之一證也

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曰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

賄之案王無召聘之理果召聘經當書曰天王使某來

秋取根牟

左氏曰言易也劉氏曰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

而苟記其難易而已豈春秋意哉愚案取者內辭史諱

滅也左氏見經無滅根牟之文而但言取故妄意之也

然則取鄆取邾皆不勞而得之何魯得國如是之易也

公羊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邾邾婁諱取

也劉氏曰何休曰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才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推此言也而觀之其諱可勝言乎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經言荀林父帥師則晉師

諸侯以其師者經營書之矣獨此以諸侯之師而不書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公羊曰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

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案春秋紀實

扈卒于會書會此不書會者高氏所謂諸侯散而晉侯

疾者近之矣公羊曰卒于會故地又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於理不通且晉侯會于扈矣安得謂未出其地乎

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境也劉氏曰其言曰未踰境非也其言曰未踰境也

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邑名非晉地也思案鄭白于鄭宋公卒于曲棘古今傳註皆云鄭

宋之公羊以日為未踰境則大害理耳

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

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

日矣葉氏曰案經及傳皆無厲役之事社預何以知其即

此役十一年傳言厲之役鄭伯逃歸杜預復指前六年

復伐此書在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夷之

後蓋既與楚成復叛而從晉故討之是以十一年辰凌

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爭兵與來者可也乃從

楚是矣蓋橫出厲役之事以相亂也愚謂鄭伯果敗楚

師經當有見楚財晉師于邲既書之鄭敗楚師獨不可

書乎况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左氏曰鄭及楚

乎故諸侯之師成鄭若果敗楚師安

得又與楚平乎此其自相戾者也

陳殺其大夫泄冶

左氏曰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

乎石氏曰是非孔子之言也後之儒者從而和之有曰

二匹夫之言是忠不可為義不可守也大夫見殺有辜無

辜皆名陳洩氏曰傳引詩而辜之非聖人之言左氏之

反辜也孔子稱三仁曰比于諫而死

穀梁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辜也泄冶之無辜如何

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
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
能用其言而殺之案先儒以稱國以殺為洩治有鼻穀
梁以稱國以殺為泄治無鼻然則稱
國之說固無定論其為遷就
明矣愚於或問已言之矣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羊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

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劉氏曰非
也若未絕

于我經何故得書
齊人取濟西田乎

穀梁曰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

之也趙氏曰但言歸我則是知其來也省文耳
衰八年歸謙及聞豈是公自受之乎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曰齊惠公卒崔氏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

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臯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夫守宗

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劉氏曰左氏
曰書曰崔氏

非其臯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
當正之若曰崔杼無臯又舉族出奔故春秋因舊史而

書之則藥盈亦無臯亦舉族出奔可以不以藥氏出奔
邪且春秋所記大事而已故使舉上介我舉元帥雖有

衆大夫不與焉者略所微也今何為區區記崔氏之
邪崇氏曰崔舉氏與書尹氏率之義同皆譏此卿也
氏但以其高國盡逐其族遂以為非其舉其失之速矣詩言尹氏
當然故春秋錄之以為非其舉其失之速矣詩言尹氏
大師此周人之辭也不名自可知其人亦謂以其族奔晉
不名則安知其為誰乎且藥盈左氏亦謂以其族奔晉
亦必以盈告而言其族矣經何不書藥氏東萊曰奔有
前書尹氏此書崔氏豈直以族告而不以名邪出奔有
三義或負鼻而奔或避難而奔或見逐而奔崔氏曰惠
而能反及而弒其宗素疆故以是書之木訥趙氏曰惠
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矣左氏
謂有寵而高國畏其福且自是至崔杼之逐凡五十一
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崔杼之弒蓋百歲矣向
崔杼如是之壽邪蓋附會也

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劉氏曰非也舉族而

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客重而介輕故也今崔氏則重
崔侯則輕輕重相局書於春秋何其不憚煩乎辨又見

左氏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曰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木訥趙氏

考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安能越二國而事晉哉蓋
事魯而不事宋晉魯有亥豕之似左氏附會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氏曰劉康公來報聘劉氏曰杜云季子字也非也審

若叔服稱季子而已即欲分別其為王母弟者宜冠弟
於字不當冠王也王者尊稱非所以冠大夫之字也冠

大夫者稱王子王也妨於文而害於實不可為教矣愚案
王是季子王也妨於文而害於實不可為教矣愚案

氏又曰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杜氏之
誤蓋以公羊解左氏故以季子為字也又案杜氏曰劉

康公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使其後果食采於劉不當預以此解經以圖春秋譏天王使幼子之義洗於左氏之說不

公羊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

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啖氏曰聖人設教不應於同母弟則偏貴之

穀梁曰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劉氏

也若不尊之但云王季乎意者王之尊其子不得以屬通我王子虎何以書也令斷王季於上祈子於下不可

訓解皆繆說也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

師伐鄭按九年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經既備書之此士會救鄭而又逐楚師矣諸侯之師又伐鄭矣

經豈有不書者乎若晉既勤於鄭鄭宜附晉也曾未數月而楚陳鄭為辰陵之盟何哉惟晉不救鄭而鄭遂盟

楚無疑也左氏何從得此事而附會于此哉

十有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左氏曰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此引詩

悖理然亦左氏自為之辭

穀梁曰不言及外狄也案戎與狄無爵可稱又非與為盟故但言會狄皆魯史之直辭

春秋固外狄也然經書此事外狄之意自見豈在不書及為外狄乎苟書晉侯及狄于欒函則其義不通書

侯及狄會于欒函則其文重複故曰會狄于欒函耳凡書會戎會吳皆然苟以不言及生義則凡書公反戎

者可謂內哉乎先儒外辭之說皆原於此其辭少婉耳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氏曰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

禮也夷狄納中國作亂之大夫可為有禮哉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

討之則討之可也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劉氏曰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外討弑君之賊何不得乎假令於義少負尚未可弑也外討弑君使至於賊者如公羊意是謂仲尼不知義也又公羊曰納公黨與也集公羊例立納公黨何哉愚謂諸侯不行父稱納者集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愚謂諸侯不得專討謂尋常禮與兵者耳若鄰國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諸侯能討之乃其義耳何謂不得專討乎夫文所以達義也義所當與則文與之若實與而文不與則人豈不口是心非為反覆小人之為哉此公羊之所以為妄也

殺漢曰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

外微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辜也入者內弗受也曰
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納者內
弗受也輔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
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謂內微舒於陳乎夫春秋記
事之書也先殺而後入皆其實錄矣
豈紛紛然更易古事以便私意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春秋凡書葬者一

則見臣子私誣三則見卿大夫國之葬而忽小國之

其見試而不見葬者或彼不成葬或曾不葬魯史

無故不得書耳君欲賊不討不書葬為君子之辭本三傳

之辭何足信哉公羊以此書葬為君子之辭過矣則

微舒非得一國之權陳人殺之如反掌耳所以不討也

見陳無臣子亦以見靈公之惡極臯大陳人不君之也

三年而不討陳人無心於討矣公羊乃謂人子雖欲討

之而無所討豈不謬哉宜康侯高氏之徒展轉生義而

晦旨益

楚子圍鄭

左氏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樂楚子

入情城遂獲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

內如左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

昭公

卷之三

三

唯命是聽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
唯命是聽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
相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若之
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
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
質審如傳所言經當書入今
但言圍此其可疑者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曰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

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

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為教為守

唯命其弱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
相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若之
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
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炏入盟子長出
質審如傳所言經當書入今
但言圍此其可疑者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曰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

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暴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為教為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具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
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
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
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
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臯大矣子爲元

帥師不用命誰之辜也失屬亡師爲辜已重不如進也
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辜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
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
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
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今其佐先穀剛
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
道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
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
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藥武
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
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
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
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
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
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
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
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
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謂
定豈敢求臯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
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
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
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
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爲右以
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欒伯曰
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伐御執轡御下兩馬棹鞅而還

孺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
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突當其後
使孺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
從者鮑突上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
魏錡求公於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
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茨澤見麋射一麋以
願獻曰子有軍事毀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
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
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魏獻子曰二桓
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
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
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
微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
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濟
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爲日

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者由基為右
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軫車逆之潘黨均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
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
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
有薄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
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士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辜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
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
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
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
不能進楚人基之脫扃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

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天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復在後怒之使下
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
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
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叢納諸厨子之房厨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
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
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
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戩
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予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
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
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
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

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
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餘觀而
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臯無所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子河作先君
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
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曰莫余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

楚今天或者大讐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父不殺平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晉侯使復其位劉氏曰案經文晉楚為成列而戰者也

今左氏以謂晉人自使執車逆趙旃而

桓子不知所為晉師且至遂車馳卒奔而乘晉軍晉中軍

嘗成列何以得書戰邪杜氏雖云晉上軍成陳故得書戰

又云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則是上軍深溝高壘備不虞

今經稱荀林父及楚子戰若林父之師初不成陳何
 書戰乎又長勺之役齊魯成列唯以魯後之差後
 氏謂春秋惡其譏論不以偏戰為文今此楚師乃出
 意以乘晉師其譏甚矣反謂之戰何和於此曰左氏
 此譽楚涓涓數千言竊意此楚人之言也陳與鄭皆
 楚盟于辰陵矣未幾楚先叛盟入陳而欲滅之若以
 討徵舒之愆在宣十有一年之夏秋已及年此時何
 討若果討賊何為因欲滅人之國楚自叛盟而行無道
 於陳如此陳鄭一體鄭尤新盟則鄭亦如之何不背楚
 歸晉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以謝楚既舍之晉
 欲退師獨以先殺取敗晉師雖敗中國救鄭之義豈與
 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為辱也世多以成敗論人
 故譽楚而貶晉耳春秋但
 書楚伐鄭而以晉主此戰

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
 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
 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
 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
 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
 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
 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
 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
 郟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虐養死
 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
 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

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

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王

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

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疆者吾辟之是以

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

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

兩君不相好百姓何辜今之還師而佚晉寇劉氏曰公

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

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

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為禮而非與晉而與楚子

為禮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為大夫

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為不敵君此林父以見

名氏為不敵君二者孰能知之乎又城濮之戰晉文公

也今邲之戰楚莊王也二君者皆公羊所賢同為設

而爭異如此雖使公羊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合也而

傳競為文飾以惑後進豈不可恠也哉

穀梁曰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穀梁以事訓功則

遠矣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曰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

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杜與司馬卯言號申
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柰何曰目於皆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
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黃氏曰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美乎楚之撫三軍大抵左氏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愚案使宋蔡救蕭經當書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劉氏曰春秋之世不此邪設本微者又何以辨之且華椒無惡不宜被討氏云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故亦不免於譏子謂凡盟誓者所以結信也寧能早知被將肯之乎借使皆盟者當貶守盟者亦可貶乎葉氏曰左氏言恤病討貳則然矣而曰不實其言而不書豈以衛救陳而晉不討楚伐宋而晉不救者歟大夫盟而後能實言惟向成於宋耳外此未有不叛何獨於清丘責之韓中父曰左氏此言開後學褒貶之說是亂春秋者也

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

左氏曰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劉氏曰然則十二年不當與華椒稱相也

矣葉氏曰救蕭之役在清丘前若不救因以免則華椒猶受盟若以宋見伐於楚而諸侯不救因以免則華椒猶在諸侯宋師伐陳討貳之事安可以諸侯之旱而謂之君子之言亦非矣此傳急於解免華椒之說

辭而弗悟也愚謂陳為楚與國而宋伐之故楚伐宋於經可改而在左氏以為故蕭安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曰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

敗與清之師歸臯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邲

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此傳義也非經之本義也經之本義在邲

侯專殺大夫耳左氏凡曰君子曰非魯史本文又赤狄伐晉事於經無故餘凡十二年荀林父帥師及楚子穀

于邲晉師敗績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曰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

臯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訖臯我

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

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辜矣

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案經言傳言孔達而傳言

達自縊而死若然則經不當書殺其大夫以誣衛君之墓也當以經為正

晉侯伐鄭

左氏曰鄭人懼使子張伐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

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案鄭伯如楚事無所及又左氏治以鄭侯晉而

子良復以為有禮
而召之未詳信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氏曰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貞貞必
謀人謀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非本義杜氏以為十八

父奔齊傳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
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
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
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
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
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
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
去而歸爾楫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
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

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

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

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

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

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

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

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劉氏曰公羊曰大其

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司馬子反所以宋情告

與其君謀而遂檀與宋平且吾觀子反所以宋情告

王而莊王更怒者其意非必獨惡子反之以軍糧告宋

也亦溫子反之檀平於外也故曰舍而止如使莊王素

懷不仁之行必且窮國之力而後甘心焉是由子反激之

也而子反乃今却古以先歸而後僅克成其功亦幸莊

王素有仁人之心爾故子反進而禮君之義退有邀君

之舉一者無一而存秋乃大平乎已可謂義乎愚謂

左氏載子反與華元先自為盟而後告楚王退軍三十

里而又公為盟以平若據公羊言則子反與華元真情

相告而去爾又曰勉之則是宋之力守也既不私為子

曰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暨齊人乎又曰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非也楚人宋經歷三時幸而得平以不可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爾且外盟會常書外平何以不可書愚案歸父會楚子自求免爾非為宋也其平也宋自勢窮力屈而為平爾非為魯也何得曰吾人之存之也餘見或問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公羊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

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

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劉氏曰非也赤狄潞

子其君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愚謂天下豈有為善而亡其國之理哉

殺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曰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

潞子嬰兒賢也劉氏曰皆非也項遂譚溫梁繒蔡皆夷狄也

不日也梁氏不見說附庸者今學者則皆以卑國為附庸而殺梁氏乃指夔子弦子為微國案爵稱

子非附庸明矣不知殺梁誤以夔子弦子為附庸無卑

學者誤以早國為附庸和有卑國無附庸有附庸無卑

國了不可推也又曰其曰潞子賢亦非也其意以謂夷狄稱子則是褒矣不知夷狄之爵正自當子非以賢故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曰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王孫蘇以首惡此未必然

公羊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者當言伯仲如長

未有曰
某子

穀梁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劉氏曰穀梁曰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大夫稱其者皆也豈可去王札子殺其大夫也毛伯平又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亦非也春秋君臣皆殺召伯毛伯殺召伯毛伯耳有矯王命之辭亦未有矯王命之意蓋穀梁自為之言耳

初稅畝

穀梁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王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菑疇言取焉趙氏曰蓋公田之稅其論語云二吾猶不足若是去公田而別行十一稅所得與藉何殊穀梁云去公田而履畝此一

冬嫁生

左氏曰冬蟧生饑幸之也

趙氏曰案此類生皆便如蠶生而食葉也但為

之蠶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故書耳劉氏曰杜幸冬生不為物害若然則有董不為災亦何不幸而之乎且經之書之固為其害也而傳以為不害所害者固為其生也而以為死矣吳何其疾也愚謂蠶而災息則不復生子災未已則復生子於冬豈遇災知懼之

杜氏為之訓曰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可謂有功於傳而不知得舉於經

公羊曰未有言蟧生者此其言蟧生何蟧生不書

以書孽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

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杜氏曰左氏公羊以為幸君於民為苟幸則亦常生

生以警人君者哉蟧生不書之論尤不足取

穀梁曰蟧非災也其曰蟧非稅畝之災也

案蟧者蠶子至冬而生故

曰蟧住穀梁就生字取義而謂蟧非災因稅畝而生此災又就蟧字取義而謂緣稅畝而有蟧之名蓋矣哉何春秋之不幸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

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

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案鐸辰不見於經又
王以黻冕命士會為
大傳以賞其滅狄經亦當有見又士會寶為善人晉當
復化不出四年秦楚及諸侯大夫為蜀之盟而晉日以
削何與凡此皆不得事
情而妄為之辭者也

夏成周宣榭災

左氏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天火未嘗不假人火
以為災凡人之有火

皆天之所為也惟雷火災物者間有之而不可以常道
論也左氏分火為人災為天理似未當公穀皆作災說
文亦云天火為
災豈據此乎

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

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是以
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二傳之言一字褒貶之病也
豈知稱弟之義哉其稱賢之
以為宣弑而非之以理推之知其妄也夫兄弟雖無可
去之義然其兄弑逆弟或力不能討則其義亦可以去
矣

十有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左氏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下殺曰弑弑固自

也

公羊曰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曰戕猶殘也挽殺也楊氏注挽謂捶打殘賊而殺

進

甲戌楚子旅卒

左氏曰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

蜀之沒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具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葬是時魯

鐵備於然要馬之事猶所未通安知非魯不往會而不書乎古何能以其辭發而不書也故曰疑事無質且楚

僭稱公魯史何故書之曰僭稱公猶可書也僭稱王則其矣天下豈有二王哉

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曰曰少進也日而

不卒卒不王簡之也

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曰曰少進也日而

不卒卒不王簡之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已見莊公薨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氏曰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歸父還自晉紀實事耳何善之有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

檀聞君薨家遣環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韓中甫曰案歸父以君命如齊及還至筮聞公薨遂奔齊是歸父不復君命不奔君喪臣子不忠莫甚焉而在

氏公羊以為善之非也愚謂還之一字魯史記其自晉
還魯耳何從見其善哉苟以墮惟哭君成踊復命乎介
為有禮而不責其專國忌同輕謀逃命
之罪則是放飯流歎而齒決是務者也

三傳辨疑卷第十二

